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请勿生产图频垃圾

对于时下流行的短视频和媒体长图融创产品，我在朋友圈写了一段话，引起不少同行的共鸣，贴出来供讨论。

你真喜欢那种又臭又长的全是漫画、截图、表情包式的阅读吗？我是很不喜欢的，明明可以用文字写清楚、说清楚的，为什么非要用又臭又长的漫画和截图。评论也是这样，如果可以用文字表达，尽可能用文字表达，不要用短视频，短视频只会消耗效率。就像我特别反感微信交流时，突然甩过来几大段语音。文字是新闻与评论最清晰、有效、直接的方式，“图频”不是特别精彩，不是现场突发，不具有“文字不可还原性”，对方文化水平不是特别低，就不要用图频和视觉

呈现。媒体融合和转型，是“优质内容”与用户的连接，不是折腾自己玩那些不擅长的东西，既生产图频垃圾，也浪费用户时间。

之所以写这段话，是因为对那些没有新闻信息含量、既费眼睛又费流量的视觉图频垃圾忍够了。你不直接拒绝，他真以为所谓媒体融合就是把传统能用文字表达的都转化成视觉，真把那些又臭又长的漫画截图当转型成果了，真以为读者爱看那种“一张图”了。一到节气转换，朋友圈一水儿全是那种节气海报。如果没有模板生成，做这玩意儿还挺辛苦的，但，说实话，真没人看啊！何苦用这样的“一张图”去拼存在感呢。

从清晰有效性来看，文字表达应该有优先性，新闻类文体应克制图频的使用。

【含英咀华】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吕氏春秋》“传播学”

断断续续看电视剧《大秦赋》，有两次出现了吕不韦领导编写的《吕氏春秋》：一次是“汗马”的车载来了满满的竹筒书册，“相邦”吕不韦郑重宣布，欢迎大家审读，如发现书中有错误，一字酬以千金；另一次是吕不韦对秦王说，他的治国思维都在书里，希望大王看此书。

《吕氏春秋》被列为杂家之书，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像儒家经典《易经》《诗经》《礼记》等那样受到重视。我倒是对它另眼相看。

百余年来，唯西方论者常有厚诬古人的。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王国维，就认为国人缺少分析头脑，缺乏体系建构的能耐。查竹筒书册，“相邦”吕不韦郑重宣布，欢迎大家审读，如发现书中有错误，一字酬以千金；另一次是吕不韦对秦王说，他的治国思维都在书里，希望大王看此书。

《吕氏春秋》被列为杂家之书，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像儒家经典《易经》《诗经》《礼记》等那样受到重视。我倒是对它另眼相看。

百余年来，唯西方论者常有厚诬古人的。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王国维，就认为国人缺少分析头脑，缺乏体系建构的能耐。查竹筒书册，“相邦”吕不韦郑重宣布，欢迎大家审读，如发现书中有错误，一字酬以千金；另一次是吕不韦对秦王说，他的治国思维都在书里，希望大王看此书。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徐州的名与实

小时候在徐州，有时会经过九里山。稍大一点，知道那里曾经是古战场。再后来读《水浒传》，知道这样一首儿歌：九里山前摆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徐州是历朝兵家必争之地。楚汉相争之时，韩信曾在九里山下兵困项羽，张良一管洞箫散楚兵。最后，西楚霸王乌江边上别姬自刎。宋代的时候好像在九里山还可以拾取当年残留着骁勇战士血痕的兵器，而今却连一丝的痕迹都不再有了。

作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一直到淮海战役，不断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战争。如果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

看的话，作为京沪线和陇海线交接的铁路枢纽，徐州到作为传统政治中心的西安、作为北方边疆政治中心的北京、乃至作为中国财政支柱江南的上海是基本上等距的。因此，从古至今没有谁会放过这座重要的城池。直到几年前，才知道“徐州”一名源于平缓的地理形势。

徐州城外，基本上都是平原地带，其势舒缓、舒展，故有“舒徐”一词。《说文解字》注曰：“徐、安行也。”平畴沃野，汴泗交流，安居乐业，据说这是徐州地名的来历。我想，这只是一份美好的期盼吧，因为在徐州上演得更多的是战争，当然也产生了无数的英雄人物。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精神的绝症

阿月罹患失眠症，逢人便说，说来说去，那些话，好像树木的年轮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如果周遭没人，她便对着墙壁和壁虎，重复着同样的话。

起初，朋友听到她彻夜难眠的苦况，都同情地献上应对之策，可她嗤之以鼻，一加以反驳：“看中医？药水比黄连还苦，怎么入口！服安眠药？嘿，早上起床，昏昏沉沉的，像个会行走的木乃伊！做运动？我有骨质疏松症哪，不慎跌倒，骨骼立马碎满地！临睡前听音乐？那么吵，不是雪上加霜吗！阅读可宁神？睡不着已经心烦意乱了，哪里还读得下任何文字！”

朋友们觉得阿月罹患的，是“精神的绝症”，就算华佗再世，也药石罔效。

在聚餐会上，当朋友兴高采烈地海阔天空时，阿月总想方设法寻找一丝丝的缝隙，把自己黑色的情绪镶嵌进去。比方说，最近，有人为阿彤庆祝生日，阿彤捎来一瓶陈年佳酿，正当大家美滋滋地品尝着时，阿月却愁眉苦脸地说道：“哎呀，一看到葡萄酒，我便像闻到浓烈的药味——我把葡萄酒当安眠药，每晚都喝；可是，现在，就算我喝上一整瓶，依然还是睡不着……”这话，实在太煞风景了，阿彤快速把她手中那杯酒抢了回来，没好气地说：“反正这药对你没效，你就别糟蹋了！”

渐渐地，朋友聚餐时，都不愿再约她了。

她对着墙壁，絮絮地说着失眠的痛苦，狭隘的房间，被周而复始的牢骚弄得霉味重重……

【随手拍】刘臻元

老家的湖

我老家在大连市庄河光明山镇。记忆中，老家的湖水一直很清澈平静，见之令人心安。所以，每次回老家都喜欢到湖边走走看看，只为在世事烦扰之余，将铅华浮躁洗净，告诫自己心静如水、表里如一。



本栏目投稿邮箱:ycwbwyb@163.com

【不知不觉】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所谓江南

此刻办公室窗外阳光明媚、温暖，俯瞰楼下的绿色草坪，罗马柱上盘绕的藤萝间有红色叶片。有一点季节的恍惚。

区别于南方的南方，上海人一般将自己所在的地域称为江南，这些年学者也反复向大众从历史地理上厘清江南的概念，从先秦时期的长江中游，唐贞观元年设立的“江南道”、北宋时期的“江南路”……在漫长的时间里，大量移民南迁，人们所认知的江南，除了历史与地理的，也有在文化与艺术中认知的江南，甚至可能形成了心理概念上的江南。

某种意义上，语言背后是作家表达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任何定义，都有可能是狭隘的。就像刚刚逝世的钢琴家傅聪，擅长弹奏肖邦，但他说：“我痛恨肖邦风格的首邦。”任何文脉、文明，都是在交流和内涵外延的拓展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就如作家孙甘露强调的“挣脱出来的力量”，用鲜活的语言，不被规约的生长中的语言，来描绘变化的生活，因为“作家就是本民族语言中的陌生人”。

1月8日，以“江南文脉何以蓬勃”为题的《收获》论坛，集聚了长三角地区的作家、杂志主编和评论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家周嘉宁说到疫情期，她经常收听东北主播的电台，他们以为自己说的是普通话，但其实说的是方言。而江南的作家，在写作里也会

【横眉冷对】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伍尔芙拥有不止一间房间

伍尔芙是一个独特的女人，有着独特的出生，以及独特的生平。

她说过，女人的理想是拥有一张自己的书桌，一个自己的房间。可她却拥有不止一间房间，她还拥有至今未衰的文学名声。

她说，女人为什么要去支持男人的战争？因为战争只是男权的极端表现而已。她童年有过不幸，美丽的母亲过早去世，所以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成年后她拥有一家自己的出版社，拥有一个家，以及舒适的别墅。她的小说都在自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她还是当年伦敦著名的一个文学沙龙的女主人，身边簇拥着一批优秀的女文人，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

她的痛苦是内在的，又是社会性的。她敏锐地洞察着男权下的所有虚伪与残忍。她童年的不幸居然来自于她的兄长，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她的母亲是“拉斐尔前派”画家们竞相描绘的美

【羊城续缘】

羊城续缘

1988年初，广东省经国务院批准新建四个地级市，并从韶关市直机关和各县区抽调了包括我学习班在结束之前，组织大家到西安、延安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德良热情邀请我参加这个班的考察学习活动，我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此行我们考察了延安的革命根据地，还看了黄帝陵、黄河壶口瀑布、西岳华山、西安等地的历史文化名胜，与德良十天左右的同行相处，我对他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一转眼，又是20年过去了。而德良从1972年年底参军后从事核工业地质事业，到属地化管理，再到2011年秋退休，他献身祖国的军工国防事业已近40年。

在他退出工作岗位近十年后，我又读到此书稿，可见德良的退休生活也非常充实。细读他的回忆文章和42篇文稿，我很受教育，也颇受启发。人生不再，时光宝贵，现在我也到了站好最后一班岗的阶段。今秋到京城拜会老领导，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说，要规划60岁至70岁这一人生黄金年代的生活和学习。德良就给我树立了“夕阳红”生活的标杆和榜样。

我写下这篇拙作，以作对德良专著《如歌岁月》付梓的祝贺，也作为我们已有30多年兄弟般乡情和友情的见证。

【乡音】征文 入冬海蟹肥

在我们家乡雷州半岛的大海边，常常听到有句口头禅叫：秋风起，蟹儿肥。是的，真正会吃的人，只会在此时吃海蟹。

海蟹，当地人称之为“横行将军”。据说，生活在海里的蟹类有青蟹、花蟹、毛蟹、公蟹、梭子蟹等数百种之多，但在我们家乡，人们最常见到便是青蟹及花蟹两种。市面上，人们平时购买最多的也是这两种蟹了。

春夏之季是海蟹最“清瘦”的时候，那时想要买到一些肥美且带有蟹膏的蟹儿，实属不容易。通常情况下，那个时期的海蟹买回去煮熟剥开，体内大都是满满一肚子的水，故被人们戏称为“水桶蟹”。直到入秋、立冬后，海蟹才开始变得肥美。

秋冬季节，如果你到我们家乡海边的渔民家中做客，他们招待你的菜肴当中，必有一道清蒸海蟹。刚捕捞上来的活的青蟹或花蟹，直接用清水蒸好端上桌面，远远就有一股蟹香味儿扑鼻而来。用手轻轻扒开蟹壳，你就能看到一层厚厚的蟹膏布满蟹壳内，这红色的蟹膏，吃起来香喷喷的，味道极佳。当然，那些蟹肉更是香甜爽口，是一流的美味。每逢结婚、新居进宅之类的喜庆宴席上，也少不了一道清蒸海蟹，因为煮熟的海蟹颜色鲜红，煞是好看，也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

我的乡下老家，离海边仅有三公里左右。每逢退潮，村中青壮年无论男女都会去赶海——到海边去摸鱼捉蟹。邻居海叔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赶海佬”。每年从秋天开始，每逢退潮，他就到附近海边去赶海，凭着一套摸鱼捉蟹赶海的赶海技能，每次都能捉到不少鱼虾大蟹，拿到圩市上卖个好价钱。肥美的大海蟹每公斤要人民币两百多元呢，而且还一直是抢手货。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还在读高中，学校也仅离海边两公里。那时家里生活困难，在学校每顿饭只能吃青菜或黄豆浆。为了改善伙食，每逢秋冬季节，放晚学以后，我就邀上三五个同学，结伴去赶海。海水一退潮，海边裸露的石缝里，肯定会藏着一只只肥蟹。我们每次去赶海，都手气甚佳，能捉到不少小青蟹。用大青蟹煮青菜，那可是我读书时期吃的一道上等菜肴，那鲜甜味道让我回味无穷。

【陪娘得“奖”】

父亲过世后，娘一直独居刘家老屋，怎么也请不动她去儿女家住。80多岁了，娘的眼睛越来越差，从生活自理和炊火安全上讲，再不宜独居。经兄妹商议，决定强制她与我们四兄弟轮流聚居，每家三个月，从长兄家开始。

轮到二哥家时，二哥骑着三轮车按时将娘接过去，并办了一桌家宴表示欢迎，还席上准备了“大奖”。我暗喜，陪娘单开门，也有奖？就餐前，母亲便打开了话匣子，说：“在你家，你陪娘睡一张大床，晚上陪我聊天叙旧，

我感觉人都活清楚了，有意思。”这时便有人提议要给大哥发个奖。但二哥说奖品还没准备好，大家先来个马吃石灰——双白嘴（口头表扬），给个“孝子奖”。桌上的人都鼓掌叫好。

“在这里享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事都不让做，饭菜以我为主，一是热，二是烂，三是来杯热酒，很合我的口味。饭后还倒口开水，烫烫碗里油，再漱漱口，好开心。享福啊！”有人又提议，这该给个什么奖？老三说：“既然这样暖心暖胃，那就叫‘暖心奖’。”众人又鼓掌。

很快开饭了。二弟说：“慢点讲，大家喝酒吃菜。娘一辈子吃了不少苦，儿子敬您一盅，您高兴，我们就幸福。”二哥会说话，大家都鼓掌称赞。

娘的兴致更高了，加上这三个月显然感受良多，她接着说：“过去我忙时你们忙，现在你们忙时我已老。几十年没好好逛个街，今天你大哥还陪我逛去武吉转了一趟。”她说走到江边时想起以前的老屋，走到“源源三行”时，想起她的“发小”巧珍姑，走到新街时，想到旧时那里各种铺面的繁荣，走到下庙，想起排队凭票买年

货的往事，最后走到上庙，她还驻足了许久，说想起当年这里办“儿童健康大赛”，老大还得了个什么奖。这一路走，大坝上小桥上，刘家巷、糖果房……处处都有故事。我们兄妹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娘又提到那时躲日本飞机，带着全家去娘家避难，还有……一顿家宴，娘竟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最后还满心欢喜地把大哥表扬了一通。

四妹说，娘说了这么多，也该给个什么奖，就叫“辛苦奖”吧。大家听着不由都停了筷子。往事涌上心头，大家纷纷举杯祝贺娘

“得奖”，说“儿多母苦”，当年不懂事的我们只顾自己，吃饭时，娘让我们吃饱，却只给自己留半碗青菜粥，如今我们才懂这叫“惜食为儿女”。

但这奖那奖，我还是想看看二哥到底准备的什么奖品。没想到他竟幽默地说：“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这奖不也给了吗？”原来今天他接老娘，准备了这一桌家宴，既是给大哥特意办的“口福奖”，也是给大家颁的“陪娘奖”。兄妹们顿时都乐了，说，下次去老三家时也办一个“口福奖”吧。